

四書勸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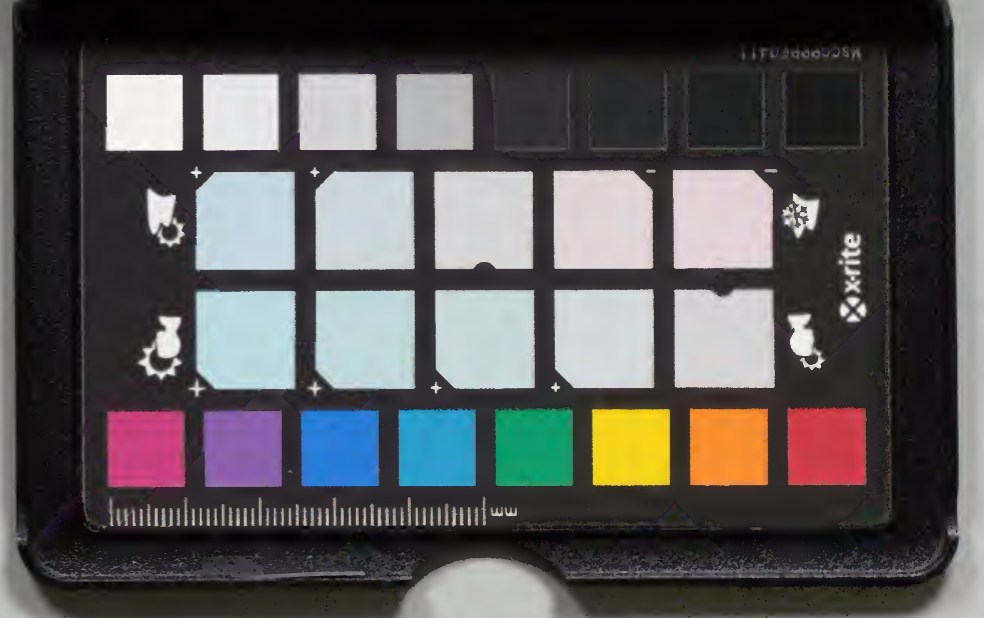
下孟七



| | | | |
|-----|----|----|----|
| 漢書門 | | | |
| 類 | 號 | 函 | 架 |
| 二九 | 二九 | 一五 | 一四 |
| 三〇 | 三〇 | 三〇 | 三〇 |

| | |
|------|------|
| 內閣文庫 | |
| 漢書 | 八六二五 |
| 函架 | 三〇 |
| 號類 | 二九 |
| 架 | 一四 |
| 函 | 一五 |
| 號 | 二九 |
| 類 | 二九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625 |
| 冊數 | 30 (29) |
| 函號 | 277 178 |



四書問所

一
日
未
盡
心
章

四書勸學錄

盡心卷七

盡心章

古岡謝廷龍卧雲輯

淺草庫

此章心性天命四字只是一樣人具之為心心之靈處為性性之
自出謂之天天之一定謂之命孟子分別說來其意正要人從本
來處討個下落然其結果在人身身故未又点出修身二字來正
見心性不屬元虛天命不涉冥漠說統
此章不外知行而尤以行為重末点出修身字見人須合心性天
命而後成其身此為通章歸宿集解

天之心與人之心漸遠而以性爲之通天之性與人之性亦漸分
而以命命其合 張素存

乾坤之道所以成吾身而有心德順之精所以賦于心而爲性始
之降衷下民者惟此繼之日監在茲者亦惟此則言心性而天之
命人盡于此矣舍心性而何所據以言天言命哉 王耘渠
降衷下民此先天之命日監在茲此後天之命

盡其節

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 朱子
知字零星盡卽是知之圓滿處 祝翼權

朱子云盡字大知字零星又云就零星處積累將去心自然盡

也

心之所以爲心理而已矣然不言知其理而曰知其性者以其與
心切也言理似猶在心外言性則只在心中其實性卽是理知性卽
知其理也 周聘候

惟心至虛足以具衆理而所爲理者何也性之渾然于心者也盡
其心則亦以知其渾然于心者而已矣惟心至靈足以應萬事而所
爲事者何也性之燦然于心者也盡其心則亦以知其燦然于心者
而已矣 性者自天而異于人者也知性則知其所異之自性者自
人而受諸天者也知性則知其所受之自 明乎性之渾然而可
與窮神明乎性之燦然而可與達化 顧涇陽

心爲性之後天性爲心之先天必探賾索隱察性之精然後心之全體無不貫必極深研幾窮性之蘊然後心之大用無不周既知性則聰明絕於見聞智識超乎形器曠然覺上帝所降之衷蓋天與心遠而性不與天遠故心與性通而性又與天通明有物之恒卽悟無物之始悉無私之體卽澈無極之真 知天知字現成知性知字却有多少工夫一部孟子說性處極多此節之旨亦只重知性看他疊下三知字立言大意自如揭炬然性不可見而理統於心故特舉盡心者作個榜樣則心字更不得輕抹知天句亦須關合心字韓慕廬全節墨講知天句云學至知天覺陰陽名象之數皆形下之粗而吾心之精微者何若

覺高深隱微之境

皆大化之行而吾心之廣大者何若最能把定題鍵

知性則何不知之有明其渾然者之大原則知夫天命之精粹起於形氣之表而非聲臭之所得而窺得其燦然者之會通則知夫天道之流行布於事物之繁而非形體之所得而貳知其性則知夫天矣乃知離性無心心非虛而無所主也卽所具之定理而涵不測之神離性亦無天天非渺而不可求也卽在我之皆備而通生物之始 李安溪

知性則知天者此下學上達交界處性是所當然天是所以然知當然到極處則所以然自知之矣 任翼聖

存其節

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應事接物
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
以知覺言性以理言 存疑

不是知性盡心工夫既了徹無餘纔做存心養性工夫聖學用功
都是知行並進但非知無以始其事非行無以臻其全故先說知
後說行也 李岱云

存之於靜則睹聞寂而戒懼密也存之於動則物感紛而制防嚴
也存之於一息則天人出入之介必持之於所忽也存之以終身
則消長絕續之幾必攝之於無間也如是以爲存而心在卽天在
矣養之以勿助則後起之人事不叅也養之以勿忘則最初之全

體不息也養之至於順而無害則陰陽健順之無所矯拂也養之
至於化而無心則四德萬善之無不流通也如是以爲養而性在
卽天在矣 汪應銓

天卽在心性中事天卽在存養中 王學舒

盡心句有者也字則盡心無工夫工夫在知性上存心養性二句
平放則存養各自有工夫朱子曰存心是氣不逐物而常守其正
養性是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 存心乃養性之大防而養性
卽存心之精詣朱子言先存心後養性正爲工夫一節密似一節
也 任翼聖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存養得十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

然後方爲事天也

存心養性何以卽事天忠臣之敬上不在飾冠履之節而必精白
乃心孝子之承先不在修溫清之文而必俾彌爾性君子之所以
事天亦若是則已矣

陳素菴

歿壽節

不是只窮歿壽之理蓋歿壽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豁然者於此判
斷得過尙何理之不窮

蔡虛齋

歿壽不貳非我不貳於歿壽乃歿壽不貳於我也夫人之耳目口
鼻幻身也心性真身也吾得其真以遊於幻則自有萬劫不壞者
在獨往獨來一絲不掛非立命而何

張雨若

歿者不能不歿壽者不能不壽此身若囿於天命之中顧不隨壽
而存不隨歿而亡此心寔超於天命之外囿於天命之中則謂我
待命而行可也超於天命之外則謂命待我而立亦可也

楊貞復

我能修身則雖歿而我自有不亡者存不以天之歿爲歿也雖
壽而我自有不朽者在不以天之壽爲壽也

歿壽之命固是氣數然理便行乎其中我全乎天之所付則以義
理之命爲主而不以人爲害之則氣數之命亦自我而正矣惟其
不貳故能修身以俟此一層重在知上不然知之不真卽爲所動
進修身工夫亦未必做得純也旣已不貳又須脩身以俟此一層
重在行上不然卽打破生死關頭而於事物之理不曾做到恰好

處終沒把捉也 任翼聖

立命考亭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最是蓋有正命之死無非正命之死即謂命由我立亦可若說立於命中不為搖奪又是不貳句意矣 廣炬訂

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歿壽不貳即是知命終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 朱公遷

事天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 李卓吾
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所生也 吳因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此之謂也 王已山

莫非章

通章以順受其正句為綱其大旨只上文修身以俟一語可盡 說

聖人無不死之身有不死之道蓋生死之囿於數者聖人不能違天生死之盡其道者聖人所以立命惟無負所得於天之正而已 周介生

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妖壽不貳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受其正是也前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揚出知字蓋未有不

莫非二節

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僥倖也法

橫渠

西銘註云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可知天未嘗有不正之命以予人亦未嘗欲人受不正之命也吉欲人之趨凶欲人之避福以勸其方新禍以惕其咎謝吉凶禍福無非至教也此天之正命即天之正道也所謂知命者知其正者也受命者受其正者也不盡其道安得云順受其正乎

此章承上歿壽不貳來首句宜云心性固是命即歿壽莫非命也但盡了心性的工夫以聽歿壽之自來為順受其正玩章內數死字俱自歿壽言如何泥莫非字又添出吉凶等語奚為子

盡其二節

盡道而死在天非正命在我却是正命桎梏死者在天是正命在我却非正命姚行表

天命縱有不正我順受之即不正者亦正如比于剖心顏淵天死豈是理所宜然故朱子曰人以順感天以逆應則天自失其正也究竟天無私其氣化流行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朱子又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桎梏亦有不死者如盜跖壽終到底不是正命故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任翼聖

盡其道三字甚廣甚細必如會之易簣季之結纓乃為盡其道耳苟於職分所當為稍有未盡便不是順受其正由是推之則

凡行險僥倖以爲之者皆巖墻之類也凡殘仁犯義以爲之者皆桎梏之類也且充類言之凡存不能順沒不能寧者皆死於巖墻之類也凡不能善吾生而因不能善吾死者皆死於桎梏之類也何也不能盡道卽非順受其正也

求則章

聖賢學問但盡其在我原不論有益此特爲最下一流人指點耳在我者無益亦當求在外者有益亦不當求須補此層

求則節

我卽下萬物皆備之我求是隨處體認隨時涵養工夫說統
未求而常在故一求而無不在

求之節

求之有道謂不可以非道求也名節不可棄廉恥不可捐分義不可越得之亦有命謂不可以有求必得也榮枯無定數寵辱無成算久暫無常時吳因之

求舍二句不平惟舍故失一求卽得矣此歸重上句道命二句亦不平有道固不可妄求有命卽妄求亦未必可得矣此注重下句任翼聖

道固非求者之所甚愛也亦謂吾雖非道猶萬一其或得若徒以有道之一言告天下未足以厭天下求者之心故以有命二字斷絕妄想二句自重下句

有道有命字下得確實若云求未必得合未必失轉似啓人覬覦之心在翼聖

下節求在外上節不言求在內而必實之以我則知其於身為甚關上節求在我下節不言求在物而直推之於外則知於此中為無與此二字屬對可玩 有益於得從當局看出無益於得從旁觀看出未嘗求在我者烏知其有益若求在外者方且意其有益矣

萬物章

上章既說求其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渾淪未破故此章直指箇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即求在我着落處也張侗初

只在物我一體上看出誠字仁字樂字恕字一了百當馬君常

通章以仁字作主皆備是仁體反身而誠即頂皆備說下樂即仁

趣強恕則求仁工夫艾千子

此章不過此二端而以首節貫者尤本朱子廣炬訂

誠者我之實理也樂者我之真機也恕者我之妙用也求者我之

內力也而仁者則我之全德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仁而已矣趙學昌

言萬物皆備而獨舉誠與仁者誠者天之道元者善之長此就萬物主腦言之誠仁本一理中庸言誠孔門求仁皆此意也

萬物節

萬者數之盈直看天高地下往古來今數之不盡者一我備之而有餘

物虛而無所麗皆於我寄之物散而無所歸皆於我統之其皆備於我者正以誠與仁皆備於我也其物與无妄者即天道之所為誠而萬物之一原者即仁之所以流行而無間也

反身節

誠兼動靜靜而存主無或欺於心動而推行無或欺於事

此樂字有主無內歎說者有主能外通說者不必分析唐荆川云靜涵萬物之情無不真切動應萬物之宜無不順適此樂字疏說

統

反身而誠則我與物皆無間而物之同有是心者已備於我之實心物之同有是理者已備於我之實理為樂孰有大於此者

強恕節

其人原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 朱子

恕者入仁之門 程子

無行其所甘而行其所苦則形骸之有隔者可以力擴之而使通無行其所易而行其所難則殘薄之為累者可以逆制之而使化

嚴虞惇

恕之盡頭便是仁恕字用力全在強字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 呂氏

未能誠則物與我不能無間而推我不忍之心即知物之同有是心擴我無私之理即知物之同有是理求仁孰有近於此者萬物皆備合天下而為一體渾淪周徧仁之原也反身而誠天理純全無少欠缺仁之成也若有一毫之不實即是此處有一毫之私意間隔必去其間隔然後所備之理皆實為我有而仁矣誠字渾全恕字零碎誠不待強恕便要強然強恕之心亦誠也事事強恕則事無不誠求至於仁不遠矣 任翼聖

反身而誠是誠者強恕而行是誠之者

求之於物遠求之我則近矣求之我而取必於誠身之樂又遠求之於強行之恕則莫近矣

強不如樂得力雖殊恕久歸誠成功自一誠固誠此皆備之我也仁亦仁此皆備之我也人倘無失其皆備者而可 徐元義

行之節

惟不著不察是以由而不知上二句是末句的原故 宋羽皇

此章原為學者歎不為百姓言也曰行日習分明已在道中著脚

但不能精心體道使著且察耳 周聘侯

由道而不知道亦非甚居下之流須看得畧有個身分 張惕菴

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不知也何足怪乃既行之則居然遵道而行矣且習矣又非半途而廢矣如此而不知豈不可怪 著是知其理之所當然即知性察又知其理之所以然即知天也所以不著

不察總緣心粗不於萬殊分上細細分別便不見其所當然不於一本處循流溯源便不見其所以然不著固是不知即著而不察亦是不知蓋得其淺未得其深得其分未得其合總算不得真知任翼聖

人不節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身之所當貴恐有恥非所恥者矣陸象山

無恥之恥非一事偶然知恥直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有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趙註直指為能改行從善之人解下句又著終身字既曰終身固不僅以一時言也集解

人字重提無恥者直不可謂之人

從源頭上面說下來必先言仁從喪失後要回轉來莫如言義以人雖私欲蔽錮羞惡之心未必盡亡恥心一萌即有可振拔之机恥不仁即知為仁恥不義即知為義一知恥而仁義禮智皆可復也故此二章以恥言之任翼聖

恥之章

須拈重用字上之聖賢下之愚百姓以至於行乞之人皆有所用其恥惟若輩獨無所用

此章三呼人字發他恥字熱腸一捧一條痕一摺一掌血

恥之節

耻之於人何以爲大其爲改過遷善之机也湛甘泉

嗜欲攻取非耻不制身名行檢非耻不立忠孝節廉非耻不奮道

德仁義非耻不成故曰耻之於人大矣王耘渠

爲機節

智術之積至動而爲機則其伏也險而其發也捷趨避之工至熟

而生變則其揣摩也悉而其轉徙也神王耘渠

机變巧三字須遞看互看有机而不變與無机同於是多方以

盡其變有變而不巧與無變同於是窮工以極其巧又机械變

詐依註平說則巧字乃前偶後奇机係實字變巧皆屬虚字提

机字做主則變巧二字又前奇後偶各有字義

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爲字上

此等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其日淪於汗下而已鄒峯山

物之所以無恥者以其蠢也人之所以無恥者正以其蠢是以君子

寧處於拙寧用其拙王耘渠

周濂溪有拙賦正深貶此一巧字

不用恥而後用机愈巧不用恥而後用變愈巧用机用變而又

用恥此自敗之術矣

机變之巧趙註孫疏俱指當時攻戰者

此机變之巧卽朝秦暮楚抵掌而談一時人主前席傾聽以爲秘

計密畫者不知此乃無恥之机械變詐也可以一嘆張惕菴

忽而陽用其術忽而陰藏其智乍陰乍陽而其机迭為循環亦有
陰疑於陽亦有陽疑於陰參陽參陰而其机相為錯亂

方將萬

此為當時說士言之中有一部陰符書在

不恥節

人而僅以恥若人其所挾以比於人數者已可矜矣於此且不
若人也餘復何望

古之節

士非以此自高其道固當爾也

張南軒

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大有深意

說統

善之在己其於在人者則有間矣士有善而王好之寧士也而反

不自好乎勢之在人與其在己又有間矣王有勢而王忘之寧士
也而反有所不忘乎

吳七雲

道不必在己勢不必在人謂之善無論己與人均當好也謂之勢
無論己與人均當忘也此一善也君好之為好賢士樂之為樂道
亦惟自樂也而上之好士不虛此一勢也君忘之為不挾士忘之
為不屈亦惟不自屈也而上之不挾為大

吳因之

謂宋章

尊樂囂囂是內重外輕不失不離其實也士得己民不失望是無
往不善末節其實也

孫貽仲

上三節正告句踐故士二節特以士言則已非游說之徒矣末節

言古之人則并非今世之士矣總是一層高一層 任翼聖

謂宋節

知之謂君聽其言不知謂不行其說緊粘游說 任翼聖

囂囂二字提起本我平日所自有立於知不知之上而見於知不

知之時故知亦如此不知亦如此兩亦字義方圓足兩人字亦不

可忽囂囂自在我知不知自在人此所以不加欣戚於其心先自

得而後無欲與伊尹章不同 集解

當時遊士之遊將以求知也若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則

竟可不遊矣正為不能囂囂故不免遊以求知孟子之教以遊實

諷以不遊也 擇粹

何如節

心無真德其自視也常卑自視卑則所尊在人而我已不尊矣胸

無真嗜其自處也恒勞自處勞則所樂在人而我已不樂矣 晏斯盛

真見我之德有尊於天下者自不從天下取尊真見我之義有

樂於天下者自不從天下取樂

故士節

士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失之義也互相明耳 張南軒

於窮言義於達言道者義字方嚴於持守上為切道字通達於推

行上為廣也窮不失義是窮時尊德樂義之實達不離道是達時

尊德樂義之實 任翼聖

此舉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言之蓋單說個尊尚可以虛氣托之單說個樂尚可以曠識當之如子方貧賤驕人也好說尊仲連輕世肆志也好說樂必其所行皆不失義皆不離道纔有着實處故曰見於行事之實而曰窮則不但人不知曰達亦不止人知之矣總是一路引濶去高去 任翼聖

窮不節

己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能得己民之所望者道也不離故不失望 集解

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失之義而得己者即民不失望之本民

不失望即得己之推 紹聞編

古之節

既有得志不得志二句又說獨善二句須扼二善字講窮吾身不能窮吾善善不因窮損也達吾身隨以達吾善善不因達加也又須看二則字非獨善即兼善無所不可所謂持措之宜也 汪靈川

此節就現成說以証上文古人得志即澤被斯民知其必無達而使民失望者古人不得志且修身見世知其必無窮而自失己者修身見世獨善之軌也已所自屬何其完澤被斯民兼善之業也民所相期何其副斯真無失己真無失望也已矣澤加於民專說民兼善天下則君民自可兼說

待文章

孟子此處激凡民為豪傑也非真有分別之見 李卓吾

豪傑非與凡民相較特以世教寄之豪傑耳豪傑不待人興便可
以興人文王只一豪傑 張侗初

待之名不肖之所安而賢者之所恥也待之術愚者借之以便其
私而智者絕之以生其勇也 李廷樞

此有待之心明知文王不可作而姑藉此以自諉自寬耳非真
慕文王之化也若豪傑之士時設文王於意中而即以自勵時
信文王之可為而因以自決乃真慕文王之教者也

有文王而後興將無文王而終不興矣無文王而不興將有文

王而終亦必不能興矣

豪傑之士自知既明白待尤厚雖無文王不有見文王之道而知
之者乎我可讀其遺書而繹其奧蘊不有聞文王之道而傳之者
乎我可尋其道脉而得所依歸緝熙敬止之心傳猶且旦暮遇之
何必自比於置兔之野人草虫之士女延頸企足以俟盛時哉 張
楊菴

獅子生兒必於萬仞懸崖蹴之下墮能自躍而上者便得接乳此
章分別凡民豪傑有待無待亦是此意其所以策勵學者至矣 呂
無黨

附之節

自視欲然只是胸中不着一韓魏也不是傲視傲視反著韓魏於胸中矣

黃貞父

若從輕富貴起見則是視外而非自視自視者謂富貴雖附於吾身而吾自視性體上未嘗加一物欲然其若無也

巢曉子

清明之候試一思之此耳目自也此心思自也此形神官骸自也反覆視之絕無所置韓魏者則安在而不欲然乎平旦之際又一思之此直而生者自也此完而歸者自也此朽而圖不朽者自也低徊視之絕無所置韓魏者亦安在而不欲然乎

黃石齋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欲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以後日論過人遠原

非極至之稱何必以後日言但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

徐思曠

不是定要去韓魏方與巢許一流有別其去韓魏者視韓魏小也其不必去韓魏者視韓魏亦小也韓魏附我非我附韓魏也附字緊與自字對勘

此富貴亦是道所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而不但欲然矣

王觀濤

以佚節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使民爲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若夫田獵之娛臺池宮室之奉君子蓋不以勞民也

蘓東坡

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 朱子

本文二道字最重全本為民之實心上看出心雖主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 說統

或非佚而徒勞之非生而徒殺之或佚而適以勞之生而適以殺之皆註所謂不然也 陸稼書

伯者章

他章王伯以誠偽言此章王伯以大小言 辨志

皞皞是想見王民的世界如此過化存神又是從王民上想見王道的妙用如此 黃擊壤

王者以光明正大之道與天下相拊循而小惠私恩盡黜而不用故其民亦以廣大自得之意與王者相順應而意言象數日泯而不知 李九我

不見可憂也亦不見可樂其樂有大焉者也無所謂詛也并無所謂祝其祝有深焉者也則皞皞也 虞汝翼

驩虞即是小補處皞皞即有神化處 說統

以皞皞擬驩虞一若伯者之民多智而王者之民偏愚翻覺伯者之民情深而王者之民反淺

大凡開創之始其治濶畧簡易其風蕩平正直所謂太和在宇宙間也後此則制繁而罔漸密尊優而情暫隔矣此王者是專指禹湯文武數王者啓甲諸君不與看下節自有殺之利之爲之在皞皞不是安於無事渾於無名

殺主刑利主養爲主教

殺之節

集解

殺當其罪故不怨利出於因故不庸教本於性故不知

說統

殺之利之教之便有許多事在只是皆因其理之所當然與其性之所固有而爲之非有心於殺之利之亦非以我之善強之故民自如此耳

任翼聖

民間之飲蜡報田無非王者誥誠勤民之事乃竟以爲小民之性

情而忘其爲聖人之訓迪民間之教誨農桑無非王者鼓舞里社之意乃竟以爲髦士之可蒸而不念其爲天子之可師

趙明遠

實有爲之遷善者在坐實爲之與殺之利之一例方與無懷葛天自別

君子節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孔子綏之斯來云云是也

呂氏

自其治見諸民則爲王者自其德懋諸身則爲君子王者之所敷施皆君子之所體備者也故進王者而言君子

所過者化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

化也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所謂從欲以治也 朱子

一身安能遍天下註身所經歷句勿泥或問云凡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

所過指身所經即教化所及聲名所被亦 是所存乃他註意處存神者過化之根任翼聖

存發互相表裏過化由於存神 張惕菴

無心而成化者天地有心而無為者聖人天地有神化無過存而聖人過存的神化却與天地一樣流者自然而行之謂 任翼聖

此因論王民皞皞而推章者功用之大見得其所所以皞皞之故只就現成處說 任翼聖

直從上節指出乃是夫字所字真神時文看王者分際都注化

字神字不知更注所一殺之而胥而胥格矣一利之而胥康矣一善之而胥淑矣是之謂所過者化我欲殺而已格矣我欲利而已康矣我欲善而已淑矣是之謂所存者神 化神二句從不怨不庸等看出同流句又從化神看出 宇宙如此其寥廓芸生如此其蕃滋無適而非天地之化亦無適而非君子之化也無適而非天地之神亦無適而非君子之神也雖欲指何者為天地化神之所不及而上蟠焉下際焉其流固如此矣則欲指何者為君子化神之所不及而親上焉親下焉其流亦如此矣

仁言章

兩不如是更進意非去取意仁言與善政不可說低蓋言聲政教

皆王道所不可少者但較其感人之淺深則彼不如此耳

汪靈川

同仁而仁異同善而善異同民而民異同得而得異是不可無以辨之

仁言二節

仁言在未入之先仁聲在既入之後對塗炭而言衽席在塗炭者無不色飛若在衽席而歌衽席其津津又何如也向顛危而言太平在顛危者不禁神往若處太平而頌太平其藹藹又何如也

陳子壯

善政善教皆仁聲所自來仁言只是陪說亦不是仁言全無政教仁聲乃有政教須知仁言仁聲俱從善政善教上來蓋欲行

政教必先有言有言而政教猶虛政教既加於民然後有聲有聲而政教乃實耳

善政如制田里課樹畜凡始和所布象魏所懸都截然整飭但此只是一部周官法度內裏尙少睢麟之意及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一段真神若善教則先道之以德又齊之以禮同此一部周官法度到他做來都是真意益溢

任翼聖

善政中有教養善教中亦兼教養

任翼聖

舉仁而被之於政斯為善政治之於教斯為善教政亦有聲法度修而輿誦作是即政之仁聲也教亦有聲畊鑿冥而康謠興是即教之仁聲也

從來惟立政之朝爲能悖其孝友作其君師是故未嘗無教也亦惟修教之主爲能布其典章昭其文物是教未嘗無政也但既以政言自不如教矣既以教言自不僅如政矣仁言不如仁聲之八人易知也故下節只解善政善教

善政節

畏之是畏其政而不敢犯愛之卽愛其教而樂從兩之字指政教若作愛君則之字苦無着落且與得心犯複矣 周聘侯上二句言政教之民下二句言政教之得民 愛未嘗無畏而畏不足盡也得民心未嘗無財而財不足盡也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人君但當仁天下要掃去

得字若著意在此便入驩虞假仁一路

人之章

人之外仁義者未知仁義之本於愛敬而愛敬之原於固有也 京山

不學不慮言其固有達之天下言其皆有 徐思曠

惟其固有所以爲皆有亦惟其皆有所以益信其固有 王已山

仁義者天下之公理愛敬者天下之公情必達之天下而後可爲仁義必良知良能而後達之天下顧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

人之節

孟子當時言仁義人都信不及只緣不知其出於性却似勉強要他學慮底一般所以指點出良知良能來言外便有要以學慮擴充其知能之意在蓋由此能而進之以學則可以為無所不能之人由此知而進之以慮則可以為無所不知之人非抹殺學慮也

非謂良處專在不學不慮只以見人所固有耳是與矯揉為能穿鑿為知者反對不與學而能慮而知者反對

汪靈川

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良能彼有安於不能不能已耳孰牖之而使學孰啓之而使慮也吾又以為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人處異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所得而岐也

顧涇陽

孩提節

顧之也則知喜違之也則知戚睽遠之也則知慕是孩提之愛親臨之也則知畏加之也則知讓出往之也則知隨是稍長之敬兄舉一孩提而天下之孩提皆然舉一稍長而天下之稍長者皆然

稱世臣

其知此者固良知也而人皆可以與知者也其能此者固良能也而人皆可以與能者也下文達之天下就藏無不二字內

四書章句 下孟卷七
此節不說能者能從知來其愛敬處即能也

任真聖

親親節

能取必於學則學者能而不學者不能非達天下之能也知取必於慮則慮者知而不慮者不知非達天下之知也愛親敬長孩提且能而達之天下何有不能之人孩提且知而達之天下何有不知之人即是不可知仁義哉

郝京山

使天下之人而有愛有不愛則是愛者仁而不愛者非仁夫不愛者非仁則其愛者亦不可謂之仁何也愛固一人之私而非天下之公也使天下之人而有敬有不敬則是敬者義而不敬者非義夫不敬者非義則其敬者亦不可謂之義何也敬固一人之私而

非天下之經也

吳白牧

以親親觀仁非小吾仁也親吾親達之天下無不親吾親則公愛也而非一人之私愛也此其所以為仁也以敬長觀義非小吾義也敬吾長達之天下無不敬其長則公敬也而非一人之私敬也此其所以為義也不然一人愛一人不愛一人敬一人不敬亦人生以後之客情耳不得謂良而可謂之仁義乎

舜之節

當著眼所以異三字聖人之心至虛至靈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是他靜處異於人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是他動處異於人要知動時所以異處都藏至靜之中靜為體而動其用也但當

靜時不易窺測至動處乃見故孟子抑揚其詞以極形容之致非謂靜時無異動時纔異也 目所不見謂之幾耳所不聞謂之希

任翼聖

幾希二字乃人不可得而見聞之意 舜之似無異乎人者靜存之時而舜之大有異乎人者感通之際

吳自牧

益以所本無則不能無扞格之患而遇其所固有自深其一往之思

吳自牧

凡人之心先自有善則投之以善而不受爲其量之固已盈也若聖人則至虛矣虛則一理不間隨所觸而皆見其天蓋以無善迎至善而神明之奮勵遂有一往莫遏之机凡人之心未嘗

有善則乘之以善而不動爲其體之無與合也若聖人則至明矣明則衆理畢融任所遇而如逢其故蓋以一善引萬善而旦夕之敏皇遂有肆應難圉之勢

江河爲有源之水故有決卽下聖心乃有源之善故有感卽通

廣

兩一字勿畧過聖心存之有本蓄之旣深以吾心之全收天下之偏雖一端觸之而皆可以全理歸之雖百端感之而皆可以同源赴之沛然莫禦之體乃居深山時所有非待決之而後然也

聖人之不見聞卽可以見聞而聖人偶有見聞無加於不見聞

韓

此章正文頗難理會講章所說盡是卮詞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是易卦爻之靈何與舜事蒙引云見一善言便暢然悟其所以言之理見一善行便曉然解其所以行之善於若決江河四字解得明白矣但此事不消孟子喝采贊歎惟前明徐文定光啓文云大舜之不可及不在用中之時而在執中之日不從有為者窺其明目達聰之用而從無為處察其虛瑩洞朗之天能得其解蓋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為帝取諸人施之政事人知之矣耕稼陶漁之取諸人人不知也特地闡明一番韓文懿菴則云舜在位事不勝詳即關門達聰求善之意甚

至而不知其心泊然無為窅然以處曾不異曩者居深山時是故吾即以舜之居深山者觀之此章正文字字乃有着落蓋大任既降虛公博採人亦能之至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之時此事定復不急聖心則為窮為達總是明通公溥此善言善行人聞之見之漠然無所動於中舜聞之見之早已聲入心通諫然開解也言好善深故悟善速見舜之心量自昔已然張惕菴深山靜境也吾以觀聖心之存江河之決動幾也吾以得聖心之感然則居者仁耶決者知耶韓慕廬

無為節

所不為所不欲即在眾為眾欲紛馳時仍自醒然第須無為無欲

便自直提了當若喫力一語便非 楊維節

無為無欲就當時言一刀立斷是何等剛就終身言一潔不污是何等毅 任翼聖

人情中不及察將向所不為者歷之異時而若見其可為向所不欲者歷之他日而若見其可欲故無之者在克返其初人情中無所主將不為於一事者移之他事而竟安於為不欲於一事者移之他事而竟安於欲故無之者在克充其類

為是身之動欲是心之動無為無欲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下句深似上句 胡雲峰

從為說到欲漸說入裏面去方是表裏純淨之學若止無為所不為而所不欲未能把截得住則為惡之根尚在久之依然又為矣故程子云思無邪誠也最宜理會 周聘侯

此兩句即程子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即此便是擴充仁義至於不可勝用處故曰如此而已矣集註雖專言義然有專言之義有偏言之義偏言之義對仁而言專言之義兼仁在其中

人之節

德慧者德性中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中之智巧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知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知又私知而非正知惟德慧術知乃為聖賢豪傑作用 說統

德慧以心言內之達術知以事言外之達非由疾疾無以動心忍性而達其內無以增益不能而達其外 惜陰錄

疾疾者愚之所苦而智之所貪也非貪其疾疾不欲置此身於蒙昏之地而已矣疾疾者人之所爭而天之所靳也非靳其疾疾不欲多予人以奇異之資而已矣 陳大士

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方說德具於天未經磨礱使未必全體靈明術生於人歷練未周也未必泛應曲當故朱子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樸實工夫方磨得出 恒存二字不訓常有乃他心上戰兢惕厲時時以此為心下節操心二句正恒存工夫 任翼聖

備孤節

以君父之近而樸誠尚無足恃則自此知涉世不可以無心以臣子之常而變故伏於不虞則自此知護身不可以無慮 項水心

凡人之心雖操亦適孤孽之心不操自危斧鉞譬咎時來夢寐而即強為權笑不禁此中惕惕之形凡人之患慮深亦淺孤孽之患無慮不深南箕貝錦盡屬尋常而苟禍發無端尙有意外難知之

事備掄

操心統全體說慮患就一事說心無時不操即患無時不慮也若待患至而後慮之已無及矣 任翼聖

達是達孝之理而得處置之方如舜怨慕而得允若文王羨里而得全歸若但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

適成其奸險狡猾之惡豈得謂之達哉

李岱雲

講此節不要說壞君父方是當日語意所謂孤臣只不得為左右侍從之臣所謂孽子只不得與以嫡以長之列此兩種人似非有必至之憂也然覺有所伏則憂之至也必不免危字深字如峻涯絕谷正在欲墜未墜間若已到中生屈原地步尚何操心慮患之可言耶

有事章

社稷臣天民大人雖各有其量要全為臣之義而已識其所為異不妨稍為之次第以明其不負生平之學而察其所以一益當重為之推任以大其福及百姓之功

張天如

有事節

容悅佞臣若是彌子瑕祝鮀許敬宗封德彝之輩孟子不屑道之亦是有位望的人只是全不實心忠君愛國專在容貌上裝飾個忠敬之容以取悅於主上如張禹孔光胡廣此其人也削去臣字只稱事君人亦孟子之微詞

張惕菴

容悅字註似平分看下節似當串說是以見容於君為悅者岱雲云要看則字他隨甚麼君他就有一樣容悅之法如好貨則為聚斂好色則進艷姬愚謂不特此也君嚴明他能飾為勤幹君仁慈他能貌為寬和君清儉他也能矯為樸素總是隨著君轉

任翼聖

有安節

世方承平而微瑕細釁之潛伏必早計消弭而後已人以為過而彼以為悅也世方多故而險阻艱難之藪至必畢力助勤而務濟人以為愚而彼以為悅也

顧天垓

安社稷臣人都說向功名事業一流須推到學問

楊維斗

此節與上節各言所悅正須與上節相對見其人品高下與下節相映見其分量淺深

錢吉士

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意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為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勵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

呂氏

有天節

既用則觀其為臣未用則觀其為民且已出則為君之臣未出則為天之民

馬章民

着天民二字便是畎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枕流漱石間人亦非澗愧林慙客也

呂氏

天以萬物一體之理付我我以萬物一體之理自任而仁足以育天下義足以正天下纔是天民本領南陽青田未敢扳躋

社稷臣為國重於為身天民愛道甚於愛國

天民但言其不輕出而人品之高心術之正抱負之宏建立之偉俱見矣若止言功業未足以盡其身分故不言其既出時而言其未出時也

輯五

上而致主必可以一德始起而應我后之求下而長民必可以同風始出而副蒼生之望

裴肇助

上行字虛下行字寔上可字見天民之識下之字見天民之才其行也孰知其可若人以爲可行洵可行矣其行也孰爲行之若人可行而行之洵行之矣

此節最要體會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句所云志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也其高於社稷臣在此不及大人亦在此

周聘

有大節

一人自正於上而風議不形萬物自正於下而聲色不大斯則忠

在社稷而不尸其功道濟蒼生而又泯其迹矣

黃葵陽

大人惟周公孔子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

輔慶源

以一己從答廟堂則無欲所以養三公之器一時遠近中外有聞其德音而潛消其非僻者蓋儀型在萬國而老成之施措自無端也以一己經緯禮樂則修明所以繼列聖之傳一時君民上下有望其德容而轉移於志氣者蓋風動在萬物而聖化之光被自無名也

張京江

己之正初非有候故不言己正而言正己物之正渾於無迹故不言正物而言物正

而字中有無心成化神妙不測二意呂氏

若定說全然無為則禮樂刑政皆當一切屏去豈有如此大人亦豈有如此朝野世道癸卯浙江墨此題云繩愆糾謬之節大人不為亦善為之亦善而要非皇極轉移之故工虞水火之才大人有之亦可無之亦可而要非蒼生托命之所真說得本末悉具表裏洞澈處

容悅稱人者不可數於臣列也大人稱人者臣不足以盡之也

君子章

此言君子之樂不必在於王天下雖窮亦自有所性之樂季彭山此與下章一意總言性分中自有真樂不在勢分之榮下章中

天下而立正王天下事又言君子樂之彼以道之大行言此但以勢分言也任翼聖

君子二節

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徐白溟

君臣夫婦朋友何嘗非樂然人合終不如天合故獨言父母兄弟惟君子永言孝思因心則友故獨見其可樂不然俱存無故亦庭闈所常有耳

仰不節

心者天之神吾操之而不舍也性者天之命吾順之而不害也形者天之塞吾踐之而不虧也而於天奚愧乎同此心則同得其所

以爲心人孰存而我孰亡也同此性則同盡其所以爲性人孰全而我孰偏也同此形則同踐其所以爲形人孰加而我孰損也而於人奚忤乎

袁煒

可嚴者天可樂者亦天可畏者人可樂者亦人顧我之無愧忤與否耳樂不生於縱欲而生於無欲無欲之樂不可名也樂不成於徇私而成於忘私忘私之樂不可言也

董華亭

人字濶通古今合聖賢言之事事念念無不可與天知庶能不愧事事念念無不可與人言方能不作君子安敢自信

得天節

才而係之以天下則非一鄉一國之才而天下之才天下才而係

之以英則非已用已竭之才而方盛之才英者物之稚也稚者宜受之以壯而君子樂有以引其才之緒英者物之華也華者宜受之以實而君子樂有以竟其才之量

劉同升

不但言教而言育正從英字看出

三樂節

一樂天也而王天下則人不勝天二樂道也而王天下則勢也勢不勝道三樂在萬世而王天下則一時也一時有限而萬世無窮細思此章神理一樂旣孟子所無二樂地位惟孔子足以當之三樂亦所未得及門惟樂正子足稱英才餘皆非所滿意天下字尤廣所謂三樂皆慨想之詞王天下不與存兩

畚歎息何等遠思有字不得作現成說

廣土章

此章緊要在根於心一句惟仁義禮知根於心故不加不損不加不損故所欲所樂不存

廣土二節

事業在性中性不在事業中 羽臣

王者建都立邑規模都仿井田周初都豐鎬至成王營洛邑以其為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繼天出治當服行於土中也中天下而立自是王者平治規模不僅宅中圖治之謂 周聘侯

欲不如樂人知之而樂不如性人未必知之

大行節

性屬分內欲樂屬分外內本定原無不足也何得而加本不待於外而足也何得而損 王觀濤

泛以分言非惟秉懿賦畀有分得喪窮通亦有分分亦靡常而不測專以性言不惟外性營求者非分從性展布者亦非分分實前定而不移 許子遜

方說大行又說窮居是境遇轉移處性則無轉移也即此便得不存之故 得所樂者為大行欲不待言矣而不足以加君子之性失所欲者為窮居無論樂矣而不足以損君子之性不加

不損者定也所以不加不損者則分爲之也

仁義節

性是種子仁義禮智是華果心是栽種的田地 仁義禮智是性

根於心卽是盡性根字又從下文生字對照出來 廣炬訂

性足以立天下之命曰仁性足以制天下之宜曰義性足以嘉天下之會曰禮性足以通天下之類曰智湛然至虛之衷統天德之全而無歉冲然無欲之內備衆善之美而有餘性之根於心者如此 王吉人

自此心之至精者以會所性之原則常明常覺之天莫非四德之渾涵而惺然者吾不見其或昧也自此心之至一者以涵所性之

蘊則無二無雜之體莫非四德之翕聚而凝然者吾不見其或搖也仁根於心而爲心之德焉義根於心而爲心之制焉禮根於心而有自然之節焉智根於心而有自然之辨焉 王荆石

分定是人所同根心君子所獨

集註氣稟清明固是本來如此無物欲之累便隱然兼人事在裏下又云其積之盛益可見四德之根心以致生色君子亦非純任自然也 王已山

根字有兩義仁義禮智蓋有假之爲功襲之爲事者故必根於心然後可以爲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智蓋有呈而爲端推而爲曲者故必根於心然後可以見聖人之大全大本一層起下生

字大全一層申上定字 血氣之心能助正亦能助邪知覺之心可引理亦可引欲故仁義禮智待心而養心實待仁義禮智而正 氣稟清明以生質言無物欲之累兼學力言性之反之都在內

見於面好說益於背不好說背於四體用不著不覩不聞之中和可象可儀之神采却於此可以徵驗周易所以有艮背之學咸其脢而志末止其所而道光孟子固善於形容道妙焉

張惕菴

豐厚盈溢須跟定四德疏出湯萬炳文云心有仁而背亦若重遠之能勝心有義而背亦若剛大之可塞心有禮而背亦若儼然而肅恭心有智而背亦若朗然而昭澈則背之益原不自益始也有

先夫此者也且背之益亦不得僅存背之色觀也有深夫此者也

汪靈川

任達之家過爲坦率而根心者自有圓規方矩之儀繩簡之士過爲矜慎而根心者自有官止神行之趣去此兩種乃見聖人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處古人所謂十年學個恭而安不成者是也 未至於根心縱言之而四體仍不喻亦或有喻有不喻

內之所發不期然而動外之所符亦不期然而肖心習身而忘身身習心而亦忘心適然相順此之謂不言而喻

只言暢於四支不及發於事業者上二節卽事業也事業由所性

出不待言矣

任翼聖

伯夷二節

此節都是為養老起案與告齊梁諸君概論王政微有別

王已山

文王善養老必從分田制產說來者二老以天下為心使生民失所而但養老必不就養明矣

陸稼書

所謂節

二老仁人也仁人不願一己之食肉而願天下之民皆食肉乃文王之民果無餒之老矣仁人不願一己之衣帛而願天下之民皆衣帛乃文王之民果無凍之老矣此所以推之北海而準伯夷聞之以為西伯善養老者此也推之東海而準太公聞之以為西伯

善養老者此也

繆尊素

文王養老非如後代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也不外養民之政而養老寓其間矣是故田里者因天下之地而養之也樹畜者因天下之物而養之也導妻子者因天下之人而養之也西伯有不費之惠而已無有不被其澤之老者矣是伯夷太公之所謂善養也

在他人止以無凍無餒為飽煖而在五十七者則以無帛無肉為凍餒也何也為其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也在他人或以有帛有肉而愈形其飽煖在五十七者則以有帛有肉而僅免於凍餒也何也以其不煖不飽即謂之凍餒也

尹會一

易其章

三代之君急於富民而緩於教民故易教後世之君苛於教民而緩於富民故難教孟子此語真審勢達變之論

韓求仲

地大而不荒則九野皆仁覆也蓄多而不取則九野皆仁澤也費出而不淫則縮食儉用皆仁風也然而聖人實未使民仁也第使之富第使之財不可勝用而菽粟如水火耳

侯峒曾

易其二節

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者若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著眼正見孟子行仁真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

呂氏

管仲李悝非不謀民菽粟究不克仁天下者未嘗開源節流故也

盛世之閭閻不貴末富菽粟多積卽其富盛民之筐篋無他羨財

菽粟因陳卽其財

王貽荃

以時以禮俱就民間日用言之不要拾周禮餘唾

馬君常

食以時如魚不滿尺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采取之類不但朝夕饗殮而已以禮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烹宰也不但冠昏喪祭而已

吳蓀右

民情甚愛田疇甚苦稅斂爲上者因而順之適其所樂去其所苦是之謂利導之政而貧者可轉而富也民情易浮者食易侈者用

四書章句
爲上者逆而制之裁其所浮蓄其所侈是之謂整齊之政而富者可不復貧也儲同人

善理財者在審其所生相其所害生之途一則田疇之所產也害之事三君之稅斂有害焉上下公私之食有害焉上下公私之用有害焉生事饒害事寡而財居然足矣富字財不可勝用字便是菽粟如水火易薄時禮便是使有菽粟如水火前後兩使字相應可見聖人治天下道理已包括在此二節內下節不過覆說一番轉出仁字耳

使字爲下節使有菽粟生根財不可勝用不言使蒙上文也任翼聖

民非節

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菽粟之至足如水火必有待於使一使字中聖人有多少經濟在其要不出上四者此一句是通章扼要處集解

叠句無使有二字上句爲聖人言之下句爲民言之

民之愛菽粟恒甚於愛水火而有時出於不甚愛者菽粟如水火故也民縱輕水火而終不敢輕菽粟而有時亦出於甚輕者菽粟如水火故也吳晟

聖人經理天下之物有似乎一家無不知其當然之處與其在地不如其在人也與其在官不如其在下也與其在一日不如其在

四書觀學錄 卷七
百年也數者合而遺秉滯穗如聞小雅之風焉聖人經理天下之物如謀其性命莫不引以自然之勢當其在人而在地者且益生也當其在下而在官者且益安也當其在百年而在一日者且益裕也數者合而餘三餘九溢乎王制之數焉熊次侯
天地以水火治天下聖人以菽粟治天下天地以水火生萬物其取之而不竭者大造不自居其功聖人以菽粟養萬民其用之而不窮者王者不獨尸其德此聖人所以能胥天下而皆仁也陳函暉

物不爭於輕重爭於有餘不足不足則爭非以其重也有餘則讓非以其輕也故菽粟不足雖父子不相保持而當其足雖行

道之人皆不忍也

孔子章

聖人有聖人之地位其高如山君子有君子之造修其進如水舒
碣石

孔子能自處其大不能舉其所以大者示人故論道者貴探其本天下可以見孔子之大不可即其大者以爲學故學道者貴知其序郝京山

孔子之道於山吾知其爲大且高於海吾知其爲廣且深於日月吾知其爲光且明而至於所爲本者雖孟子卒不得而名言之不可名言故必俟夫成章之士與董華亭

孔子節

高大是聖人所處所見就學聖者所至地位說 登東山二句是比觀海二句是興但通注到聖門一句故朱子通以爲興乃以二物興一意法以所處高屬孔子者非 高大不平惟所處高故視下小而所見者大所見既大則其下之大者且不足觀而小者更不待言矣 任翼聖

所處所見註分兩平然惟所處愈高所見愈大中用故字自是相承而下

其人大者其言亦大其人小者其言亦小遊聖人之門無論泛言莫與爭卽名言亦莫與爭無論微言之與莫敵卽片言之淺

亦莫敵

聖人之門妙道精義鍾焉猶地之有東山太山也猶水之有滄海也遊聖人之門見聖人之道然後知其可放可卷而天下莫能載可行可藏而天下莫能容百家之說坐見其偏諸子之論頓覺其弊其與登山觀海者何以異哉 錢鶴灘

末句推論聖道鉅細兼該體用畢備難爲言三字勿拘泥聖言上

遊聖門句正小天下註脚蓋自遊於聖門而俯視諸子百家之說則言且如此况聖道之不可以言傳者乎聖人之徒尙如此况聖人乎 凌文起

觀水節

瀾與容光之照不是大處亦未是本處乃所由以觀本者蓋凡斷
港絕潢之水必無滌洄急湍其動而為瀾者有源之水也雷電燭
影之光必不能幾微卑照其無所不照者有本之光也 李安溪

瀾非水之本而本可由瀾窺之以瀾自本生也容光必照非日
月之本而本可由光而察之以光自本生也

觀水句省有源字日月句省必觀字此觀字又蒙上來上既觀其
大此更從大處觀出大之有本 任翼聖

流水節

聖人之章無為而成者也山不以累而高水不以積而深日月不

以漸而明達則俱達者聖人之章也君子之章有為而成者也學

山者以累而高學水者以積而深學日月者以漸而明由此而達

彼者君子之章也 吳琦起

成章字重要從盈字比例朱子曰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透那

邊不過 任翼聖

從志析成章須補出功夫

雞鳴章

以舜為主以介于跖危之關鍵在一知字 廣炬訂

末節意已盡上二節內不過點出間字令人時時深省無墮坑塹

耳時文作進一層語何啻說夢 馬君常

四書觀學錄 卷七
鷄鳴二節

爲一善事雖未至於舜而積善足以成名所以爲舜之漸卽此而在也爲一不善事雖未至於跖而積惡足以滅身所以爲跖之漸卽此而在也 陶澤

有謂舜跖不由積而成者非是此章書不肯作如此說者厭此說之平耳孰知平之爲確 艾千子

人只有善惡兩途不曰孳孳爲惡而曰孳孳爲利蓋惡者利之標末利者惡之根本也 顧涇陽

欲知節

舜不分跖跖自分於舜故不曰舜跖之分而曰舜與跖之分跖不

分舜自分舜於其利故不曰利善之間而曰利與善之間 馬君常

世之學舜者細考之皆跖之徒世之學跖者苟變之亦皆舜之徒跖心中亦有舜自以爲舜故跖也舜心中亦有跖懼其爲跖故舜也吾是以慎之於其間也 趙明遠

楊子章

此章不重闢楊墨重闢子莫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 任翼聖

時中之道有時爲我而非取有時愛而非兼有時爲我有時愛而非兼用爲我兼愛之間以爲中此所謂權也權之而爲我是中不是一權之而愛是中不是一故爲我非一取爲我則執一矣愛非一兼愛則執一矣有意執之便是一故於二者之間執其中仍是一

四書觀學錄 卷七
執一不執則不膠於一定而必當其可權之謂也

張慶源

楊子二節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因學紀聞

楊子嘗言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又禽子問于楊子曰去子體之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非一毛之所能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則孟子之稱楊子者非過矣

一毛之載于一身猶一身之載于天下拔一毛而身知之去天下而身不知必非我也彼楊子者不知爲天下安知爲我 趙明遠

集註引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於楊朱何與 閻潛印

放至也趙註云摩突其頂下至于踵也李善文選註作墨子兼愛摩頂至於踵

頂踵原皆天下之物生死亦豈一人之私使人人皆爲兼愛之學天下遂無頂踵之存不成天下也彼墨子者不知愛我安知愛天下 趙明遠

爲我非不是病在取字他所取在此其他皆所不取矣愛人非不是病在兼字愛而曰兼則無本末輕重之差矣 任翼聖

子莫節

為我一也兼愛一也楊墨之為執一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無權則中亦一也子莫之為執一難知也

唐荆川

執子莫之說則是斟酌于堯桀之間可以立身折衷于跖由之內可以立名也

趙明遠

學聖人之義義同不足以立異于是有楊氏之義學聖人之仁仁同不足以立異于是有墨氏之仁學楊之義學墨之仁義與仁異異又不足以立異于是有子莫氏之仁義 近不是近中是較楊墨為近

楊墨之間有中而非楊非墨之用有中即時楊時墨之用亦有中是所貴乎善權之

孫慎行

彼以為無太輕無太重之為中而不思輕之重之之未始非中也彼以為無過低無過昂之為中而不意低之昂之之未始非中也長于揣摩而短于通變使身有時當損有時不必損而兩相顧慮則兩相牽制祇窒圓神之用巧于取平而拙于達化使天下有時當置有時不當置而彼此兩救則彼此衝決益滋膠固之非

邵景堯

吾道言中亦言一故須如此破之

馬君常

中者觀萬變而通之非據兩在而叅之故有權則有中無權則無中有權則無所執而自善於執無權則有所執而適膠于執

王已山

所惡節

舉一廢百正說他賊道處註害仁害義亦舉其概耳寔則害仁由
于似義非義而已先害乎義害義由于似仁非仁而已先害乎仁
害時中不知所謂中寔併不知仁義而兩害乎仁義舉一廢百言
其無所不廢甚惡之之詞若于理上真舉得一亦何至廢百他是
這一上先錯了集解

一之中有百百之中又有百執一而廢者多即執百而廢者尤多
是子莫之賊道君子謂其甚于楊墨也向者楊墨為二人天下之
禍已若此今者楊墨為一人後世之變復何如此君子所以尤惡
子莫哉趙明遠

饑者章

此為艷心于富貴者而發語味在兩甘字 不以貧賤動其心只
是取舍之分明尚未到存養一層故猶有不及人處但存養一層
必從取舍一層過去但向後愈精細愈純熟耳所謂不忮不求何
用不臧也故不及人不為憂 過人遠矣從他平日識力上看出
來不及人不為憂從他後日精進上懸想去任翼聖

害在飢渴以為在人飢渴于心亦何害之有人以之為心害耳

柳下節

介字要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惠之介是從和中見得外面
儘是和同其中定盤星鉄板不移處渠自涇渭各別盖和者之介

與介者之介又自不同 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 合訂

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今人講介字大抵皆作剛介介特都忘却註中有分辨之意矣 陳壽翁

惠之和皆從介處做出所謂外柔而內剛也是故可卑可辱而意終不可屈也可佚可窮而守終不可搖也可油油然與偕而情終不可挽也蓋惟不為遇移故能隨所往而皆得惟不為利誘故能任所與而為徒

介大也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污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趙岐

有為章

學必至于周孔治必至於堯舜方免于棄 艾千子

有為者兼德學事功說 蔡虛齋

不及泉非無泉也註換一未字下又着而止字明明有泉在而自不之及是井可成而自棄之矣註添一自字更妙 集解

井以及泉為量不以九軻為量其及泉不九軻可也其不及泉即九軻不可也 全節着眼在棄字有為即無成何至與自棄者等說個猶為棄井鼓勵有為者十分做策

猶為棄井正是掘井者心上策厲危悚處若認作反掉則上句當作譬若掘井之必求及泉而本句猶為二字精神亦不出矣 任翼

有爲者之心既反設一苟焉以爲之心則有爲者之事必無苟焉以爲之事而爲之必要其成可知猶爲棄井從有爲者心上設想較常解更覺做策

堯舜章

此章所重只在分誠僞不重分安勉 王己山

堯舜節

要拈仁義二字作把柄性之身之雖分安勉要未嘗竊一仁義之名飾一仁義之迹以求勝乎天下之不仁不義兩句俱與假之對照方與堯舜性者章不同

身之是將這道理做成這個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 朱子

久假節

歸者歸于性也湯武身之亦是以身歸於性耳堯舜歸于天湯武歸于性歸于天者有而不有歸于性者不有而有 徐自溟

有卽上節三個之字忘其有者性之也復其有者身之也

公孫節

兩個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而終悅其能成君公天下而不私全在此中看出 說統

有伊節

太甲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 張南軒

不曰心而曰志正在自己念頭上打得過

張彥陵

無伊尹之志則始雖非有無君之心而事凌勢逼騎虎難下雖欲不為篡賊不可得矣

郝京山

志者詩書之所不載而道義之所不裁人臣之志以為伊尹即非伊尹也本文謂有尹之志講此句須直推到尹之志必不可有精神全注則篡也三字立言垂訓方是當日師弟商量本旨張魯叟文云尹之志洞然無太甲無尹而獨視天下為磐石之重故可者可于納天下而儼以答日躋聖敬之靈尹之志又凜然有太甲有尹而獨視天下為敝屣之輕故可者可于外天下而淡以處顛覆典刑之國兩義說盡伊尹心事分量

詩曰章

用其言不必行其道從其教不必需其治而安富等各若此正功不可測不可泯處 黃貞父謂用之二句不是寔話特跌起從之二句耳若日用之固如此即不然從之亦如此此只因將用之看得重却不知居字當不得仕字且安富尊榮尚非人國大究竟如何不是實話

廣炬訂

玩用之從之語氣若作實事看則功已表見何疑素餐此正是孟子自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只是不用用則便有功於國其子弟只是不從從則便有功於子弟養其身于有待便是有功當世處若因其不用不從而混迹畎畝之中則主持世教之責又誰任之

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鎮之意

說統

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于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之可用可從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

徐思曠

或問孟子久游齊梁而君不安富尊榮何也曰也須是用看鄒滕小國鄒穆一用行仁之言便到道不捨遺豈不安富滕文一用自盡之言使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豈不尊榮齊梁特不會用耳 次崖謂用是用其言是也虛齋謂用之在位在位豈有畊而食之理丑豈以並畊責孟子哉

任翼聖

君子居是國尙未仕也故君用其言子弟從其教皆身在事外而有益于人國並非居官食祿者比

君子自有許多般以不素餐立志固是自守君子然硜硜自守無益于時况世運盛衰到孔孟時是大變局古之君子非用卽不用故出則爲伊周處則爲巢許止此兩途而春秋戰國若用若不用列邦皆有下賢之心則未可竟絕列邦亦無真用賢之主則又未可苟畱故必仕則貪必隱則固此孔孟皇皇而卒老于行也看破此意方知聖賢所爲極難 處不潛不見之間維持世運是孔孟一生作用 士亦觀其挾持者何若耳使其上無裨于國勢下無益于人心雖日親隴畝之事躬爲廉潔之行其爲素餐也實甚若君子者不必卿相而後有勳名不必耕鑿而後有氣節蓋其所挾持者大矣 小人之素在不耕君子之

素反在于耕小人以耕而不素君子則以不耕而不素畊而不素者為小不耕而不素者為大結語就詩詞翻轉看是即孟子說詩之法

王子二節

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倫于卑污
齷齪也 湯霍林

原不說有志無事正說志即是事 馬君常

尚志是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為事非謂士無事迹可見而

但論其志也 李岱雲

志于仁義則高尚溺于利欲則卑污 輔慶源

何謂節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此正聖人相傳心之正處戰國惟以功利為事一切游士長君逢君無非是行不義殺不辜的伎倆孟子於此等處看得極明守得極定是何等抱負 任翼聖

一士耳何以說到殺一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說 李熙臺

兩非字見其充之于至盡仁義不充之於至盡則大閑無愧小節不謹終非至當之理而究為豪傑之踈兩是字見其出之以至安仁義不出之以至安則迹之所勉法之所矜終非自然之理而究

為霸功之假艾千子

士亦有能濟世安民而于本原之地不清此有用無體然止成功利無當于聖賢之大用也亦有潔身修行而于敷施之地不足此有體無用然學有未充亦非聖賢之全體也仁義二字上根極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其用亦足以育萬物正萬民故體用兼備任翼聖

大人之事備矣只完得士底局面說統

事備即在居由勘出不在異日作用上

仲子章

答匡章章只就匡章之問而責其不成廉耳廢倫之罪尙未之及

匹親戚君臣上下仲子罪案至此章乃定王已山

伯夷叔齊之清在人倫之內陳仲子之廉在人倫之外張楊菴

與之既出于不義則不受處便是義何以又說他無親戚君臣上下須知不義二字是從仲子意中看出不必其果不義也仲子以為與即以為不義耳

人皆信之不是信其能讓直以能讓信其賢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見讓國之義小人莫大焉二句見廢倫之罪大不可以其小者而信其大者讓國其小者也廢倫其大者也仲子避兄離母不食君祿人遂因其矯廉苦節而以為兄母當避君祿當辭正是他賢處是以前小者信其大者也齊人之見如此故孟子特為勘破周大

簞豆爲小齊國爲大此以常情論也苟執天下之大義較之則齊國一簞豆耳蓋義之大者無有過于親戚君臣上下則不義之大者亦無有過于無親戚君臣上下由仲子之義不至相率爲無父無君之教以爲亂于天下不止甚矣仲子之賊乎義也總之古人有寧無國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下爲人道之重于利也有寧無讓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下爲人道之重于名也

桃應章

君父縱有難處之事臣子終有不易之理楊維斗
法伸于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于天下而力無

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

黃陶菴

臯陶之所知者惟有法而已矣舜之所知者惟有父而已矣法不執非人臣孝不盡非人子沈受祺

臯陶不徇情而廢法大舜不屈法而伸情情法二字是一章樞紐臣自行臣之事子自行子之事有初心絕無轉念有各盡並無兩全此天理人情之至至當不易之則而君父安有難處之事哉

舜與臯陶對兩如之何對終身忻然與有所受之對治莫重于法有所受之則天子不足尊矣性莫大于孝終身忻然則天下不足惜矣

桃應四節

尙書舜命臯陶汝作士士非士師也士師乃周之刑官與臯陶
爲士不同時文相沿誤用

執之是執士之法非執瞽瞍也 任翼聖

臯陶之執不計舜之禁不禁亦執不禁亦執也舜之逃不計
臯陶之執不執執亦竊負而逃不執亦竊負而逃也此爲各行
其是

然則二節

首節則如之何自合兼舜臯在裏及孟子專答他臯陶一面一則
曰執之再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則所以爲臯陶計者已盡而爲

舜計者愈窮然則舜如之何較上然則舜不禁與轉身更緊設問
更切桃應此時真覺得舜無可如何一段情景可駭可愕較之臯
陶更難措手 王已山

崩瞽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
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 李延平

不以天下易親與親不以天下累兼此兩義方窮得舜孝究竟 吳次尾

孟子嘗言舜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臯陶
執法而瞽不樂爲天子父矣不樂以天下養矣不樂爲天子父

不樂以天下養則舜棄天下而瞽樂瞽樂而舜亦樂矣
訢然句最重此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稍有不樂之根則天下必
不能棄天下不能棄則瞽瞍必不能生瞽瞍不能生則士師必
不能以不禁士師不能以不禁則臯陶必不能執蓋至臯陶不
能執而舜一瞽瞍也臯陶亦一瞽瞍也上與下互相容隱于形
迹之間而臣何以事君子何以事父哉

自范節

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 趙岐

王子即王子墊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
范之齊而嘆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體漸變與 季彭山

此王子後為湣王嘆齊王不能教世子大哉居乎諷他居仁盡人
之子諷他推恩也 郝京山

此王子不若依趙註泛指王庶子為合 撫餘

有是居即有是養養從居來氣是氣象體是體態氣者體之充體
者氣之寓 任翼聖

大哉句想頭原在廣居非贊王子也 宋羽皇

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節作一串說下 淺說

王子節

此章只嘆居養關係之大岱雲云論道理自重居廣居句但須得
孟子閒閒序說神理若謂孟子因王子始悟廣居則孟子胸中初

無廣居矣謂孟子見王子便觸動廣居則孟子胸中又橫據一廣居矣數語殊妙

任翼聖

所謂廣居者非有宮室車馬衣服之可指并非有居與養之可名于望見之王子何與而事有相類者王公之笑貌聲音不求異人而罔非崇高富厚之澤聖賢之言論丰采不求異人而罔非仁義道德之華王公生深宮而長阿保日變月化自别于羣臣兆姓之倫聖賢說禮樂而敦詩書日變月化自超于天地萬物之表于不類之中而類出焉于類之中而不類定焉王子且然何況廣居大哉居乎孟子所以喟然而歎也

儲中子

魯君節

魯君疑是桓公春秋初魯宋同盟

任翼聖

呼字朱註無明文趙氏以為夜籥不啟君自發聲近代舉業家多用其說

由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為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為魯君之呼若作傳呼之聲便與氣體不切

王已山

淫澤之門即左傳所云澤門之哲實與我役者

張惕菴

天下惟廣居無得而似若勢分之居則魯宋且相似矣王子僅得其似者耳如此看上節况字精神愈出

廣炬訂

本上文居移氣二句語脉則居相似也句孟子原謂天下國君居皆相似文有粘定魯宋謂宋修三恪魯備周禮伯禽之賜微

子之命皆具天子之禮樂計其宮室車馬不與列辟等將魯宋
互相敷佐議論亦佳

食而章

有所以貫于幣交之內不待虛文有所以具于幣交之先靡非實
董華亭

非恭無以折節尤必有未將之恭而其精誠為足鑒君子所樂與
共功業也非敬無以成禮尤必有未將之敬而其禮際為可安君
子所樂與示矜式也 董華亭

君子二字重揭對上節兩之字人必以豕自為而後君敢以豕交
之必以獸自為而後君敢以獸畜之君子豈可如此 任翼聖

形色章

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
謂天性 朱子

義理不雜氣質亦不離氣質故形色乃天性所寓非形色即天
性也此即有物有則洪範五事之意世人深視天性淺視形色
以為降衷之原未必即身而具故孟子特從易見處親切指示
形下加一色字性上加一天字色則落于相天則超于神入神出
相則曰聖人遺神著相則曰衆人 郝京山

形色天性盡性所以踐形工夫仍在天性不在形色也玩然後可
以四字自見 楊維斗

非禮勿視四句是踐形工夫即盡性工夫 周聘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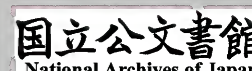
性之大原出于天故云天性李安溪文云以形為父母之形則戰戰兢兢不敢虧其體也立身行道所以發其光也世有聖人然後吾親之身體髮膚可以體其所受者而歸其全也以形為天地之形則凝然官骸之定理吾身之天地位也藹然酬應之萬端吾身之萬物育也世有聖人然後天地之網緼充塞可以與之相似而極其至也全歸惟肖二義極確兼體用言之方盡踐字實際一是不敢自襲其形而敬以守之然後仰不愧俯不忤可以處乾父坤母之中而為世之完人一是不敢自隘其形而公以居之然後民吾胞物吾與可以當繼志述事之責而為天

之肖子此即中和敬恕之學也

齊宣二節

夏仲康以前都閭三年始改元則古之居喪除首尾不算實實三年必有四十餘月者帝相始閭二年改元以後或二年三年不一至夏桀始踰年改元商周因之其月數不可知至周公始定為二十五月更不可易 任翼聖

齊王短喪紆兄之臂也為期之說謂之徐徐也玩此可見齊王欲短喪並不欲期公孫丑背後酌量見當為期而不當遂已是為短喪者奈一未議下一轉語也故孟子有紆臂徐徐之譬若齊王短喪自欲行期公孫丑附會其說謂期愈于已則是直謂兄臂之可



周聘侯

紵而不謂之徐徐矣是字云爾字指為期之說

湯若士

姑且也且之云者胡為其可以施之紵兒也其紵也雖其發于一念之小忿而敬兄之念終未嘗忘或其激于一時之不恭而戾兄之名終有所愧自徐徐之說行則彼謂大兄之臂非不可紵也而但不可遽也吾之咎不在于紵也而在于不徐也其始也既以徐為是以紵為常其既也將不知有徐但知有

紵孫樓

責其過急是明示以緩之無傷而諷以稍需夫且將以遽為不害

教之孝弟正喻兼行虛齋謂教之教紵兄者弟者必孝故兼言之

支矣

任翼聖

王子二節

禮降服有三等有尊降諸侯絕大夫降是也有出降子為人後女子既嫁是也有壓降以尊者所不服已亦不敢服如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是也禮貴妾總大夫以上無總故君子不為妾服子亦不敢服註壓于嫡母因趙註而誤朱子疑練冠之禮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傳代為之請愚意臣妾死于宮中大約葬期不甚遠必是既葬而不忍除蓋此是壓降為父而壓故父命之則得伸故也

任翼聖

麻衣者小功白布深衣也諸侯絕旁期以下不為妾服故妾子

壓于父父在為母小功以尊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君子章

五教在施教者相忘于授受之迹即受教者亦莫測其訓迪之方而自天下後世觀之則以為若者喻以精微而為時雨之教若者進以純全而為成德之教若者道以去通而為達財之教若者啟以明悟而為答問之教若者遺以德澤而為私淑艾之教五有字都在後人看出非君子當日預立此五件科條也時雨之化聖門僅一二人成德達財答問則不一而足至私淑艾又是教術之變首尾兩教宜另叙中三節遞叙可也

有如節

物固有時雨及之而化有及之而不化者物之受者時而不受者非其時也神明之際難居而善學者能迎其來天有時雨而物不皆化聖有時雨而物無不化天以物所受為時聖以我所予即時也深淺之機無象而善教者能觀其候

艾千子

參之喟賜之非是所受之別直呼參先詰賜是所予之別

俞桐川

時雨化如顏子最聰明當下便悟曾子却遲鈍積久方通當其時

不可遲未及其時不可早而及其時之化又却一般

任翼聖

物必先察其質乃可以施功德者進之于德材者進之于材君子所以不枉人之天也物必先審其類乃可以加治德則陶之以底于成材則練之以至于達君子所以善用人之長也

錢吉士

成有造就意對虧言達有開通意對滯言養之純則不虧其體範之正則不滯于用 說統

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成德所以立其體嫻于兵農優于禮樂達材所以致其用

有答節

成德達材皆未至于化若答問則并無德之可成無材之可達但或據其所疑而曉之或隨其請業而示之 任翼聖以講學則淺深廣狹因乎其人是即授之以陶鑄也此如孔子之于樊遲然以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地是即予之以變化也此如孟子之于萬章然 張曉樓

有私節

淑有進修意所以長善也艾有懲創意所以救失也 丘月林

此五節

誨人不倦君子之心曲成不遺君子之教 說統五者只是當時據現在地位如此若統觀始終則如曾子者看曾子一篇起初只是答問後問一貫竟如時雨化矣子貢能言起初只是達材後亦問一貫逾成德而上之矣若私淑中件件都有更定不得 任翼聖

膠庠猶有不育之士而君子斷無偶棄之材有此五教可以助帝王作人之澤之所未遍造物每有難全之事而君子獨多輔

相之功有此五教可以補天地成物之化之所不及

公孫章

此章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
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

蒙引

公孫節

丑不是欲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其立
教之高而謂其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苦于
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盖有好高躐等之病故
孟子告之云云 丑以己之不從而謂教之可改不知教即道也

改教以求道則所謂高美者弊將入于空虛所謂幾及者亦流于
捷得徑悟而不可訓矣故夫異端之學皆拙于求道為之也

李安

孔孟之教博文約禮委曲繁重故丑有登天之嘆意欲孟子以
數言相授受更可就緊要處用其心力不至如此迂迴耳孟子
則告以規矩可循而不可變至道可躬行心得而未可驟以口
說言傳就規矩可以造道此立教之中則而學者所不能違也
時解謂丑欲孟子貶道直是夢囈
幾及可使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教者不能
使之不可及能使之可幾及乎

如丑言亦丑自不能及耳非所以概天下之能及者也謂君子以其可及者惠天下之能者而以其不可及者困天下之不能者君子固無是心而欲君子以其不可及者進天下之能者而姑以其可及者就天下之不能者則君子實無是術

方望溪

大匠節

丑意中是厭苦繩墨殼率欲圖捷法故先告以法不可變是通章最要緊處繩墨殼率便是擇其中而立之繩墨未嘗言巧而舍繩墨并無所爲巧也殼率未嘗言中而舍殼率并無所爲中也下節意全干此節透出 匠羿不移繩墨殼率以就彼而後可移拙工拙射以就我則大匠之不爲拙工計者正所以善爲

拙工計也羿之不爲拙射計者正所以善爲拙射計也 下節能者能字與拙字對

大匠一段當另叙側注射者方與下節一線若平叙落下節便覺費手

君子節

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于心目之間

朱子

非不欲發不能發也亦不必發也

張元帖

是道也形而上矣未嘗不形而下雖不可徇象而得亦無待于離象而求也藏于機矣未嘗不顯于機雖不可欲速而助長亦非有

所勤苦而難成也 唐荆川

躍如者常待于所引則陳繩墨設鼓率者君子之所能爲也躍如者必待于所從則拙工良拙工巧者非君子之所能爲也 董華亭

道寓于中而君子亦立于中苟日孳孳焉則皆可從苟能從焉則皆可及也其能及者亦其人自有擔負之力而非君子能翼之使前其不能及者雖君子常懷悲憫之心而亦無道以開之使入 方望溪

其道無過不及無過則非難無不及則非易但學者能篤志力行則能自得之中道而立見無登天之難能者從之見未嘗不可幾及而在乎自勉也 紹聞編

妙處全在不發惟不發故躍如惟不發故可從師有遺技而後射者可以釋己之鵠師有遺說而後學者可以生己之智使發之而其機隱矣何以爲致力之地使發之而其說窮矣何以爲繼志之端引而不發非獨教者之意固學者之所以望于其師也

中道而立是卽大匠之繩墨也是卽羿之鼓率也能者從之是不爲拙工而改者也是不爲拙射而變者也

形上之理不離形下之器故貫精粗顯微而一之者道體自然之中也心承之妙必藉象法之傳故自粗以及精舉顯以該微者君子中道之教也 從不從存乎人于道無與也可改不可改因乎

道于教無與也 李安溪

能者從之非聽能者自從蓋謂能者必從也言下有鼓舞公孫之意 廣炬訂

說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著矣 徐傲弦

天下章

此為枉道以逢時者發 兩身字與人字對看道與身為附麗豈與人為逢迎身既出而道不行必是貶道以就功名道宜藏而身猶不歸必是枉道以希遇合諺曰削趾適屨以道徇人之謂也以道徇人豈復有道哉著一乎字便見逢迎要結之狀 任翼聖

以道之君子是斷不肯徇人底語氣當云未聞既以道矣而猶徇乎人者也未聞以道四字當微頓諸家皆把以道徇人四字連讀不知當時仕者既皆徇人更有甚麼道 李岱雲

貶道以就功名枉道以希遇合皆以道徇人者末句雙承

公都章

公都子看見當時貴介都放逸矯縱滕更知來學便覺可取而又有些才辨即不外加禮亦當收之問答之中不知他心有所挾即答之亦自枉然若他知不答之故而思悔改則已教之矣 長

亦是他年數長非長于師 任翼聖

矣 張南軒

於不章

第一項說處事第二項說待人第三項說修為 廣炬訂

不可已而已者漫不事事是清淨家一流人其所厚者薄慙刻少

恩是刑名家一流人其進銳者退速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久是更

張無漸一流人都在為治上說 張彥陵

無所不已不是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已之

正是合該底了孟子又何為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

所不薄仿此 王觀濤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

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朱子

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

最不可耐久 王觀濤

進兼學問事功言之 王已山

進銳二句又補前二句之缺蓋恐於不可已者既不已矣于所厚

者已不薄矣或又有進銳退速之病也 李卓吾

君子節

此章專破墨氏兼愛之說當與墨者夷之章參看 張慶源

上四句見分之殊下二句見行之序正惟天生來有此分殊故人

推行必有此次序 任翼聖

梁武宗廟不用犧牲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乎民反不仁也墨氏愛無差等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乎親反不親也

陳新安

為二本之學者即其泛博之情用之以對所親必有慘刻寡恩之事為一本之學者本其篤實之意推之以及民物必有推恩

錫類之風

九州四海皆吾一家似民亦當親也然鳥有一家而儕于九州四海者乎喙息蠕動皆吾同類似物亦當仁也然鳥有同類而奪于喙息蠕動者乎

許鍾斗

敬老為其近父也敬長為其近兄也近之足矣何必同乎孝子之事親也有不敢斷一木矣不敢殺一獸矣勿斷勿殺之足矣撫之

摩之而後愉快乎

吳韓起

以待親者待民更何以處吾親以待民者待物更何以處吾民故恩義之相安有斷乎不容混者在各止其分而已置親言仁天下更何賴此無本之仁置仁言愛天下更何賴此無本之愛故措置之盡善有秩然不可紊者在不失其序而已

兩而字縮重上一層上于民也仁之而弗親已說過仁民故親親句只重講親親上于物也愛之而弗仁已說過愛物故仁民句只重講仁民又仁民愛物上俱說過親親二字尙未經說二句總歸重親親蓋仁以親親為大此處厚一分則下稍有一分尹氏所謂歸于一本也 親親則用吾仁而仁可繼用吾愛而

愛可給親親則加于民而使民為可安加于物而使物為可受
胥于親親遽及之耳

知者節

無不知無不愛是體當務親賢是用 宋羽皇

此章重一務字正為小知小仁而發 知屬事仁屬人兩平說兩

務字是論盡知盡仁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 說統

不徧物亦指不徧物而急之非不徧物而知之 李岱雲

總註識其全體貼無不知無不愛知所先後貼急先務急親賢 任翼聖

無不知無不愛此正所謂知仁之全體急當務急親賢乃正從全

體中識其所當先非謂知仁之有不知有不愛也 王已山

一物不知即處之有不當豈可不知一夫不獲由已飢渴之豈可

不愛但不度其緩急雜然施之則為此必失彼甚且輕其所重重

其所輕反成其不仁不知者多矣註中固字開然字合則字收緊

抱無不知無不愛密甚不然竟似事有可不知人有可不愛于義

疎矣 任翼聖

知者知智之所獨知而不知智之所不可知非不知也

不知此之知而何以知彼之知仁者愛仁之所獨愛而不愛仁之所不

必愛非不愛也不愛此之愛而何以愛彼之愛故其急在知仁

之先更在知仁之後 急當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

所以成其無不愛

不能節

此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

張南軒

古人五服皆有規制至總小功最輕矣尚有當察之處如儀禮喪服傳斬衰三升布齊衰四升大功九升小功用十升布稍精矣總用十五升布練冠左縫同于常服葛經葛帶大功以上有哭踊小功總哭不踊斬衰三日不食降至小功總一不食再不食三年之喪枕苦塊小功總寢于牀三年之喪唯而不對降至小功總言語如常但不及樂此亦所當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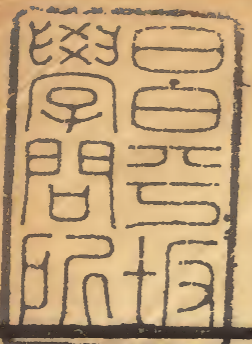
張楊菴

濡肉易斷故齒決乾肉難斷用手劈之而不齒決 此之謂不知務是舉此以為榜樣見其可哂耳非以此為不知務之實也

任翼聖

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手放本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簋蓋也流歎謂開口大啜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

孔穎達



弘化乙巳

四書章句
卷七

七

